田在，父亲在，岁月在

□依然月牙

于父亲，我是没有记忆的。很长的岁月里，他活在几张窄小的照片上，黑白的颜色，定格的动作。父亲压成薄薄的轻飘，成了一个名词，没有形状，没有温度，没有情感。

很多对父亲的想象，从乡人零零碎碎的感叹中拼凑而成，仿佛一棵埋在地底的藤，呼啦一下拔出来根，摇出了形，显出了样，这是茎，那是叶，甚至还有花。这些，那些，父亲的点点滴滴存在这个或那个乡人的记忆里。他们隔着岁月的河，踏进记忆的海，淘出一句或两句关于父亲的感慨。我默默地听，认真地记，捡起这句，拾起那句，小心地存着，竟也在心里模模糊糊地拼出父亲的样子。却原来，父亲以自己的聪明勤勉，长成一棵不死的树，青葱地活着。

村里的阿公说：“你父亲很了不起，在那样的年代竟懂得办厂，先后办了许许多多的厂子，家里还请了工人。如果他还活着，肯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。”

这些话是阳光，承载了我明亮的想象。它的温度，化开我丢失的久远。我看到禁锢的遗忘如皲裂的土，哗哗啦啦地落，久远的混沌如风吹过的云雾，浅浅淡淡地清晰。

我想起了那时家里买了很多很多的松果、剑麻、山药。

我还想起，父亲在院子边缘栽满金樱子，绕成篱笆，藤儿长长，刺儿尖尖，叶小小，花雪白，这朵落，那朵开，不停不歇。我在花丛下寻找甲壳的虫、飞舞的蝶。院内，年轻的工人，穿梭往来，热闹且生动。

小时的记忆太飘摇，如墙角的蛛丝，摇摇晃晃，我知道，一股风，哪怕是轻轻的，它就会断成垂落的遗忘。但我还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它像长了脚的爬山虎，深深地，深深地，嵌在姐姐的记忆里。

村里的阿婆说：“三个孩子，你父亲最宠爱大女儿。”

大女儿，我的姐姐。从小，父亲到哪儿，她就被带到哪儿。父亲带着姐姐去开会，姐姐的落落大方，伶牙俐齿，很让他骄傲。父亲带着姐姐去镇里上学，又转到县里去上学。姐姐的聪明好学，刻苦勤勉很让他欣慰。

妈妈无数次地告诉我，姐姐是父亲最大的快乐，他不止一次地预言，他的大女儿将来胜过世间无数的男子。在印证了姐姐一次又一次的聪明能干后，据说父亲竟开始发愁，他发愁将来找不到可以与姐姐匹配的男子。

姐姐学至五年级，父亲病危。他从上海肿瘤医院归来，瘦弱不堪。亲戚们劝父亲把姐姐从县城的小学转回乡村的学校。彼时，父亲已是病入膏肓。他躺在病榻之上，摇摇手，虚弱地说：“大女儿必须在全县最好的学校完成学业，她将来必定有出息。”在病痛的最后几日父亲不断地托付，托付他生平交好的同事、朋友，殷殷嘱咐，务必帮助姐姐完成学业。

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姐姐果然不负父亲所望，发奋学习，终是保送师范学院。

而我呢？妈妈也说，父亲是顶顶讨厌的。因为好哭，一哭起来没完没了。于是，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有记忆的话便是：“再哭，把你扔窗外去。”现在想起这话，总会莞尔一笑，想起自己哭起来不停不歇，气壮山河的丑模样，就遗憾，遗憾自己在父亲有限的生命里没能唱出一句完整的歌。

对年岁稍长的姐姐来说，父爱是巍巍的山，迢迢的路。那路在山上盘旋，绕呀，弯呀，到顶部，轻轻一推，如河流倾泻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奔腾而下的水，汪汪洋洋都是父亲的爱。

已逝的结巴叔叔告诉我，父亲为了姐姐，曾做过一件很了不起的事——担土造田。

那时我还没出世。妈妈刚生了姐姐不久，父亲宝贝至极。想着，他的女儿定是要吃白米饭长大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想吃白米饭谈何容易？父亲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——担土造田。

据说，那田在山上，原是一块贫瘠的岩石。没有任何工具，只有一根扁担，两个簸箕。沉沉的土，泥腿子的脚，荒荒的山。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父亲用自己的勤勉愣是在岩石上铺出两块肥沃的田。山路弯弯，脚印深深。无数叹号铺展延伸，一个叹号一句诗，字字句句皆父爱。

村里的阿婶还说：“你父亲很记恩，在他生病的那三年里，看过他的人有无数，他都用小簿子一笔一划地记下来。”

我已无法回忆父亲忍着病痛在小簿子上记录的情景，却深深懂得，父亲想以此教育我们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父亲去世，册子珍藏。那些在绝境之中伸出的手时时刻刻鞭策着我们。

若干年之后，兄妹长大。逢年过节，回乡。母亲都会拿出那本散发潮气的小簿子，让我们辨认着簿子上当年父亲一笔一划写下的名字。

一个名字一份恩情。

彼时，名字上的人都已成为村里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兄妹三人总要挨家挨户地看望。买一些衣物，送一些钱，以此感念当年的援手之恩。

每年清明，看看父亲的坟，亦看看那块父亲留下的田。

父亲，一直在我的心里。

总会想起台湾作家张晓风的一句话：山在，树在，大地在，岁月在，我在，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？

而今，我想说：“山在，树在，田在，父亲在，岁月在，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？”

参与·见证

——我与《石家庄日报》的故事

□杨 塑

1990年，作者刊发在《石家庄日报》上的消息。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从1990年元旦起，《石家庄日报》迈进了“大报”时代。这天恰巧有我写的一篇消息发在一版，使我有幸成为《石家庄日报》发展里程碑见证者之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在学校工作的我就爱好新闻写作。后来，《石家庄日报》面向社会招聘采编人员，我因平时对新闻写作练习较多，便顺利通过了考试。之后报社派人到我的单位联系调人，因一些原因最终我没能去报社工作。

干不成专业的就干业余的。从1984年开始，我就在工作之余为《石家庄日报》写消息、通讯。多位老编辑、老记者都曾是我新闻写作的引路人、指导者。尽管他们有的已经退休、有的已经去世，但每每想起和他们相处的情景，心里总是温暖的。

总编室的编辑曾值夜班等我的稿子；对口的编辑总是“现场办公”、当面编改稿子。在老师们的指导下，我的写作不断进步，稿子不仅常在《石家庄日报》发表，也偶见于省级、国家级报端，并且得过一些奖。

寒暑易节，时光荏苒，《石家庄日报》从小版到大版；从“晚报版”到《燕赵晚报》；从小楼到大厦；从铅字排版到电脑排版、激光制版、彩色胶印……这些变化里除了有几代办报人的兢兢业业、踏实工作，也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投稿人的参与和努力。记得报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搞过一次向社会征求办报意见的活动，我对当时报纸上时常出现病句、错别字等问题提了意见。报社把我的意见全文登在了报上，并回信感谢，培养了我爱“挑毛病”的习惯。给报社写稿子、送稿子的日日夜夜曾是我生活、工作的一部分。那是一段有趣、充实的日子，它刻在我的记忆里，永难抹去。

上世纪末，随着工作单位的变动，我很少给报社投新闻稿了。但由于爱好历史、文化的原因，我的稿件又开始出现在历史、文化类专栏上，接续着我与《石家庄日报》的情缘。尽管时下网络、手机等新媒体快速发展，但我依然关注着《石家庄日报》。每天看《石家庄日报》仍是我不可少的一件事。我还抽出专门时间到图书馆去，把缺失的、登我稿子的报纸都拍下来，制成纸页、装订成册。

手捧1990年1月1日的《石家庄日报》，纸虽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，看着有自己名字的稿件，心里激动着、温馨着……

我身边的“中年少女”们

□张军霞

周一上班，单位一位年近50岁的大姐，在黑色小西服的里面，穿了一款粉色的衬衣，立刻有眼尖的年轻人，笑着说：“喜欢粉色，果然是中年少女心呀！”大姐也不恼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从小就偏爱粉色，有时候翻从前的照片，发现自己一年四季的衣服，都是粉色系，如今虽然不再是青春少女，也不会穿着粉色的外套去扮嫩，但是你们难道没觉得，在沉闷的黑色里面加一点粉，其实特别靓丽吗？”

“靓啊，你是我们心中最靓的女神！”大家一起笑了起来。说实话，这位大姐本来肤色很白，一件小小的粉色衬衣让她减龄不少。其实，她日常的衣着打扮，一直可以用“惊艳”两个字来形容，因为不管当季流行什么样的女装，她总是敢于大胆尝试，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：“谁不是一天天在变老？关键是不要怕老，更不能被老打败，人老心不老，生活才精彩！”

我有一位朋友，多年前大学毕业，在某地一家电台当播音员，是一档情感热线栏目的主持人，她声音温婉，语速不紧不慢，又擅长从心理学入手分析问题，一直深受读者的喜欢，拥有不少忠实的粉丝。

谁也没想到，就在一年前，43岁的她突然辞职了。我得知消息时，她已经在郊区成了一个快乐的“农夫”，她在电话里笑声朗朗：“你也知道，我的梦想一直是画画，当播音员虽然让我收获了很多，但是内心的渴望一直蠢蠢欲动。如今孩子已经上大学了，老公事业稳定，我可以种菜种花，画画喝茶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……”我看她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：长发如瀑布一样披在脑后，在阳光灿烂的午后置身于金黄色的油菜花丛中，手握画笔认真作画，眼神像少女一样清澈而明媚……

我的邻居大妈，在别人眼里一直活得“很少女也很奇葩”：她玩智能手机比年轻人还顺溜，什么网购、微信支付、滴滴打车，都用得得心应手。她退休之后有大把空闲的时间，早晨练瑜伽、喝早茶，晚上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。有一次，我问她：“去跳广场舞吗？”她摇摇头说：“那可是老年人才喜欢的事情，我才62岁，还小着呢！我跳的是拉丁舞！”还有一次，小城一些喜欢汉服文化的人组织活动，大妈居然专门网购了一套正宗的汉服去参加，说是要体验一把穿越时光的感觉……

人生短暂，每个人都会老，女人尤其害怕衰老。害怕衰老，但不服老，拥有少女心，对世界充满好奇，乐于接受新鲜事物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不管你是少女、阿姨、大妈，也无论你正处于哪个年龄段，不必活成世俗的眼光中你应该活成的样子，而是尝试着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生活就像一幅奇妙的画卷，你想要的精彩慢慢都会有。

一幅题字忆深情

□曹洪智

一日整理旧书，偶然发现一空白笔记本，笔记本扉页上是一幅软笔题字：“曹洪智同志立功留念 九九二四部队政治处 一九七五年。”看着这字似曾相识，就通过微信向当年新疆的老战友马干事、后来的马股长请教是谁的字。马老回话说：“40%是黄干事写的……”并一一列举当年政治处的同事和领导，说其中有3人已经作古，想起当年的一幕幕情景，不由潸然泪下。

那时我还在新疆军区第十三师当兵，开始在210团，后来调师干部科。当战士时就借调到团政治处当报道员，有时也帮着放放电影，还经常帮别的干事抄写材料。当时政治处人员少，工作又忙，时间久了有时领导就忘了我的身份，把我当干部使用，一样地分配工作，布置任务，一样的考量标准。

渐渐地我自己有点儿飘飘然了。一次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孙桂秋召集大家研究工作，布置任务，最后要求大家提提意见。同志们都比较客气，何况领导讲得比较细，大家说了点儿不痛不痒的话就过去了。按说这种场合是轮不到我说话的，我本来也没有爱说话的习惯，这次不知怎么忽然邪了门儿，副政委问：“小曹有什么说的吗？”我竟然上来发了一通牢骚，埋怨领导对《营建快报》重视不够：“这么大的事扔给一个战士……”

副政委开始以为我要说什么，一听这个有点儿不以为然，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是在会议结束时说道：“现在正是工作较劲儿的时候，人员少任务重，大家要多担担子，少发牢骚！”小曹也不要说不管你，叫你主要负责是信任你，锻炼你！再说也不是完全扔给你一个人了，我不是还给你改稿子了嘛！”说得我一下脸红到了脖子根。其实我自己说完也后悔了——本来是想引起领导重视，把小报办得更好一点儿，没想说走了板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心里老嘀嘀咕咕的，担心领导对自己有看法。没想到年终总结评功评奖时，大家说我工作主动认真，小报办得好，建议给我奖励。而主持政治工作的孙副政委不仅肯定了大家的意见，还带头提议给我记三等功……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感动了我很长时间。

回想到那年月大家都是以实际行动践行“建设边疆，保卫边疆，扎根边疆”的口号，人们抛家舍业，离开内地繁华的城市和舒适的生活，奔赴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，含辛茹苦，埋头苦干，自己动手修路架桥，盖营房，守边关，仅仅我在210团工作的4年时间里，全团就有3名干部战士在战备施工中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，他们最大的才30岁。那时人们之间关系淳朴真诚，工作中从不掺杂个人恩怨，功是功过是过，有点好处大家都记着你。我从入伍半年的新兵借调到机关，既不聪明，又不勤快，忙了累了有时还发发牢骚。老同志们却从不和我计较，有时简直是哄着我干活儿，还年年给我评奖。那一年全团近2000人，光机关就1000多干部数百名战士，仅4个人立功竟然给我一个，说来实在惭愧。

如今这些同志大都已经进入老迈岁月，甚至有的已经去世，包括那位经常哄着我用铅笔抄干部花名册的沈股长后来的沈政委，竟然已走了10多年，其实他才大我四五岁。

真是怀念他们，感谢他们，希望来生还能做战友。

春来野菜香

□范景波

春天，到处生机盎然，花儿竞相开放，枝条绽露新叶，田间地头应时的各种野菜也纷纷从泥土里冒出来。人们便趁忙碌间的小憩，在田间地头、河谷沟旁，采摘野菜。

挖野菜和吃野菜一直都伴随人们的生活。过去农村生活条件比较差，家里能吃的食物很少，所以经常到野地里挖野菜吃。而现在人们吃点儿野菜是为换换口味。

野菜采集天地之灵气，吸取日月之精华，是大自然的宝藏之一，它有着纯净的品质，是大自然的美妙馈赠，也是人与自然相生相伴的见证。野菜无污染、营养丰富、清新可口，是绝佳的食材之一，也是极好的药材。

春天里的野菜能做出各种美味。车前草清热利尿、凉血、解毒。食用方法：春季或夏季采集幼苗及嫩株，洗净后用开水烫熟，捞出切碎，加盐、味精、蒜泥、醋、香油或花椒油凉拌食；蒲公英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保健野菜，主要食用部分为叶、花、茎、根。其嫩叶、未开花的花蕾、根状茎均可食用。挖其嫩幼苗，开水烫后，冷水漂洗，炒食、凉拌、做汤，风味尤佳；凉拌柳叶已是饭店餐桌上的一道名菜，做菜馍、包饺子、凉调，味道好极了……

我的老家在农村，门前屋后它们无处不在。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经常会一起去挖野菜，我们挎着篮子到处挖，品尝春鲜。那时，野菜是取之不尽的美味，今天挖完没几日又会长出来。我们也会忙里偷闲地采摘各种野花，混扎在一起，赤橙黄绿青蓝紫应有尽有。

春天里，踏青赏花是必须的，但挖野菜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我拿起小铁锹去户外挖野菜，惬意！野菜又重新出现在餐桌上了，只需要简单的烹饪，吃到嘴里，满满的都是清香。

加油，小蜗牛！

□夏雪芹

口语交际课上，我让孩子们说说自己的同学。说到小航时，大家普遍对他评价较差。

的确，小航在班里真是个特殊的孩子。自开学以来，我从没有见过他和其他孩子开心地玩过，总是喜欢一个人。他每天都能按时上学，准时回家，但上课时候不是发呆就是睡觉。但即使这样，孩子们对小航做出这样的评价，也不是我所希望的。

傍晚，我一边在园中漫步，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。枇杷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枇杷果，惹得小鸟们唧唧喳喳地飞来尝鲜。突然我眼前一亮，看见枇杷树干上有个小蜗牛在一点点地往上蠕动，它的速度是那样地慢。难道它也想像小鸟一样去尝尝枇杷果的味道吗？我想看个究竟。然而我的眼睛都看酸了，小蜗牛却只爬了一小段距离。天黑了，我急着回家做晚饭，就走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跑去看，啊，小蜗牛此刻正趴在一颗枇杷果上享受美味呢！我激动万分，转身就往学校跑。

到学校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我班的孩子讲了这个小蜗牛爬树吃枇杷的故事。接着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们班的小航其实就是一只小蜗牛，他虽爬得慢，但老师相信，经过努力他一定能行的！

上课时，我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学过的词语，想让他试读，他就是不发言。下课后，我单独留下他领着他读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他读会了。再上课，我又让他再读这三个词，虽然出点小错误，但毕竟还是读了出来。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小航，并发动大家给了他热烈的掌声。

接下来，我发动几位成绩好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轮流帮他学习。他虽然学得很吃力，但很认真。又一次上课，小航终于大声地朗读课文了。我抓住这个契机，告诉孩子们：“小航虽有些不足，但他不是笨孩子，它是一只慢行的小蜗牛，只要不停地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爱因斯坦读小学时也是一个‘笨’孩子，他后来不是取得了许多令人羡慕的成就吗？”在我的引导下，同学们高呼：“小蜗牛，加油啊！”这时，我看见小航的眼睛里满是泪水。

可爱的小蜗牛，你努力地爬吧，我们都在为你加油呢！

了不起的修补匠

□杨奇斌

村子里来了对儿修补匠夫妇，村民们纷纷拿来破损的物品请他们修补。

男修补匠拿起一口锅看了看，发现一个洞。于是，他架起大火炉，烧了一些铁水小心翼翼地浇铸在破洞上。然后，他拿起小铁锤“叮叮当当”地敲打起来，铁水渐渐凝固，锅也就补好了。

女修补匠拿起一幅画，只见画面有些破损、模糊不清了。于是，她取出刮刀、石膏、画笔和颜料等，在画上轻轻刮、细细地涂、认真地画。不久，这幅画就焕然一新。

男修补匠拿起一块竹匾，观察到竹匾上有些竹蔑被虫子蚀了。他就取出蔑刀破开竹子，片出薄薄的竹蔑替换下被蚀掉的部分……

修补匠在修补的过程中，有个衣着褴褛的男孩蹲在边上自始至终静静地看着他们，但他的手里并没有拿着需要修补的东西。

等大家都拿着修补好的东西离开后，男孩仍旧蹲着不动。男修补匠就逗他说：“孩子，你有什么东西要修补吗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要走了。”

男孩点点头又摇了摇头，显得有些失望。

女修补匠笑着向他招手说：“来，你的衣服有些破了，让阿姨帮你补补吧！”

男修补匠也说：“你的鞋子开口了，让叔叔帮你补补吧。”

男孩连忙站起来，摇着头怯怯地向后退去。

“我们不收你的钱。”女修补匠帮男孩脱下破衣服，又取出针线，一针一线地补了起来。男修补匠则帮男孩脱下鞋子，在破口上小心地涂抹上胶水……

穿上补好的衣服和鞋子，男孩显得精神多了。修补匠夫妇背起行李向他道别，说：“孩子，快回家吧！我们也该走了。”

男孩不仅没有离开，反而慢慢地跟着他们走。

男修补匠停下脚步，奇怪地问他：“孩子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修补的？”

男孩害羞地笑了，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

修补匠夫妇互相看了看，又对他说：“这样吧，你领我们到你家看看。”

男孩顺从地把他们往家里领。等来到他家，修补匠夫妇才知道这个男孩是个孤儿，从小孤苦伶仃，靠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长大的。

村里人都来了。大家对修补匠夫妇说：“这孩子命苦，我们能力又不足。要是你们能够帮他修补一个爸爸，再修补一个妈妈，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就好了。”

“我们恰好没有子女，总觉得这个家不完整。如果你愿意，就当我们的孩子吧！你愿意吗？”修补匠夫妇爱怜地问男孩。

“我愿意！我愿意……”男孩很激动，用力地点头答应下来。

在大家的祝福声中，男孩一脸幸福地跟着修补匠夫妇走了。

后来，只要提起这件事，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修补匠夫妇，是他们为男孩修补了一个完整的家，给了他幸福的生活。而修补匠夫妇却总是反过来感谢男孩，他们说男孩才是了不起的修补匠，因为，男孩为他们修补出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幸福之家。